

國志

魏

五八

東 京 圖 書 館			
三	九	正	漢
六	二	史	書
冊	號	架	函 類

漢 書 門			
		五	九
		四	四
三	四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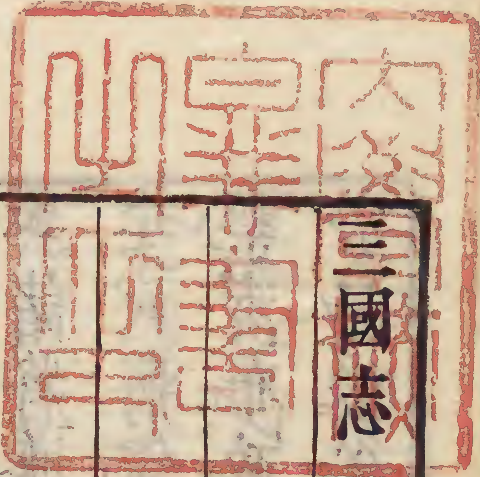
內 閣 文 庫			
六	五	漢	
〇	九	書	
函	四		
	三		
	四		
七	一		
架	冊	號	類

不許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41
冊 數	36 (21)
函 號	280 18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二十八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為發干長

三國志

魏書二十八

魏略曰：凌爲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于是主者選爲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爲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宥。於此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

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討，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

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
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
言廢立大事勿爲禍先

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疆臣不堪爲主
楚王彪長而有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人告廣
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
平叔虛而不治丁畢相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于
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
民習于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
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

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
已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
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
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臣松之以爲如此
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
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

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爲和戎護軍烏
丸校尉田豫訪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
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

中爲曹爽長史後出爲兗州刺史魏略曰愚聞
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謠言云白馬河出妖馬
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
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
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
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
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荅言謝使君知
厚意也

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
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

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
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

三年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
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
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
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
使爲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
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
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認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
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

飲藥死

魏略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
雖知命窮盡遲于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爲恨前後
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
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且發於浦口奉被露
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紙誨示聞命驚愕五
內失守不知何地所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
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
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
蒙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群小之言

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
非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
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
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乏
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
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
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
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
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故也凌曰
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

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
凌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
邪遂自殺于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
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爾
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達為癘甚惡
之遂薨

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
諸相連者悉夷三族

魏略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為人有器實正始中兗
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

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
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
汝亦故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
中從事楊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
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
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
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
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及乎固又曰無而楊康
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
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

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
 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
 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之曰
 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為人吏
 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
 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
 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因
 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
 面即以行地下也

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

乃斷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家剖
 棺暴屍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
 于寶晉紀曰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為愚家客以
 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
 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
 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
 太傅嘗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
 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
 言滅人門宗矣魏末傳曰凌少子宗明山最知名
 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為法走向太原追

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弓射之即
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
就執之

母丘儉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威
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各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
張進及誅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

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
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
有兵難領太守母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
卒使柔服為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

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說禍福
諷則涕泣于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
心致命尋率精兵蹙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
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
棄惡請興興皆安郵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
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
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

人為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為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
為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為洛
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

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土
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
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為幽州刺史加渡遼將
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
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眾王護
留等昔隨表尚奔遼東者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敦
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
王賜輿馬繒絲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
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眾數萬討
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戶正

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殺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
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官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
上大戰梁口梁音渴官連破走儉遂束馬懸車以登丸
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
數諫官

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
官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
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
妻子皆放遣之官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
征之官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願追之

十四

世語曰頎字孔碩東萊人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頎之孫

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鎮南將軍諸葛誕戰于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

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詔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長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已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青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飲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儉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托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

前漢書

三國志

魏書

又以齊王聰身無有穢德乃志勤盡忠以輔上天
下賴之懿欲討滅虜虜以懿守內始分軍糧克時
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補已大功故遂使師
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
坐擁彊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
聞其罪一也懿造詐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
為大臣當除國難又為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
而便罷息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
東關坐自起衆三征同進喪衆敗績歷年軍實一
且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

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請洛陽會太
尉掾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
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
塗地自魏存軍已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
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
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
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為大臣帝王腹
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
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
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

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祐矯發君主加之罪
 惡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
 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
 夫張緣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
 疆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
 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
 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修復臣
 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阼
 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
 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以

厨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
 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
 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管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
 杖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謠言盈路以疑
 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
 欲擅疆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
 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繁欲悉誅之一
 且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自腫不成其罪十一也
 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
 功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

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
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
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主
爲効，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
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世爲
善，十世宥之。謫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
以侯，就第，弟昭忠肅寬明，其善好士，有高世君子
之度，忠誠爲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
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
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遠迎。

與有宿衛之功，可爲中領軍。春秋之義，犬義滅親，
故周公誅莒，石碯子季友鳩，兄上爲國，誅下全
宗族。應繇，其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
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
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衆，
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
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太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
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
愧于三皇五帝，取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
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

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室，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衆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攝。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者不得復承。願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

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于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侯景

進不得關，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爲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魏氏春秋曰：欽中子倝，小字鴛，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倝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倝退，欽亦引還。魏末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字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

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日已突此啟云文欽
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譏耳又天子鄉里大目
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
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甲追文欽遙
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
可復忍數日中欲使欽解其首欽殊不悟乃更
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
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
臣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弩力也
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

敗恐懼夜走衆潰北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
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州中安風津都尉部民
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執侯秀重走入吳將士
諸爲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

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
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
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奈何奈何
公侯特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
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
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

傳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
放主純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
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
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在子邦自與父書騰
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
間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
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
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曾望
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况救君之難度道遠
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福已

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親
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昆利偷生烈
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為也况當塗之士
邪軍屯在頃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于樂
嘉城討師師之徒衆悉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此言
原祖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
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復爾瓦解母丘還走追尋
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
母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
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八

躡閱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夫吳借兵乞食繼踵伍
真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亦使曹氏少
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倚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
杵臼擅名于前代而後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
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笑王國本分連接遠
同一勢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爲己有
公侯必欲共忍帥胸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
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
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
使漢軍克制期要彼六合校考與同召同封以託

位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
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
書世語曰母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
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散友字季子
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南尹子默字世玄歷吏
部郎衛尉

儉子甸爲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
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
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

海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為人及儉起兵問
 屈顛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
 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
 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刺史
 習鑿齒曰毋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
 子謂毋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
 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
 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
 復生生者不愧若毋丘儉可謂不愧也
 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

譙侯

欽降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雨絕于天雖則
 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
 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
 憤踊在二之義期於弊仆前與毋丘儉郭淮等俱
 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臣悽悽愚管所執
 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
 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
 有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
 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

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
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稷建安中爲
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克稱魏諷反欽
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
稷故赦之太和中爲五營校督出爲牙門將欽性
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
帝抑之後復以爲淮南牙門將轉爲廬江太守鷹
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
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洽欽事復
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

自於伐以壯勇高入頗得虛名于三軍曹爽誅後
進欽爲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爲揚州刺
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
謀會誕去兵母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
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
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憚疾
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
郎爲滎陽令

魏氏春秋曰誕爲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

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
飄于岸絕而復蘇

人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在
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群僚莫不慎其
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
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
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

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
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為四聰誕
備八人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

四聰八達
名目多而
可惜

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此以父居勢位容之
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

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
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謀也太傅
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
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
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為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反
遣使請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
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
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

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逆山澤或
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為鎮東大將軍儀
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
亂會文欽往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
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
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為征東大將
軍誕既與玄鸞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
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
俠者數千人為死士

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者虧制以活之

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堪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
之而復請十萬眾守壽春多事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
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
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
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

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為宜遣
參佐慰勞四征于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啟文王誕
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
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
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徒步齎書

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乎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入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徒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斃出將見人遊戲須臾還取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

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斃出遊戲揚州何爲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於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臣

松之以爲魏末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
至於此也

歛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
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
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

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塋于
臨湘爲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板後豫發
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
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
葬否荅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

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

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二萬衆密
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
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
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
衆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
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
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濼壘甚
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游軍
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

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

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于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並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

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子兄弟俱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由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

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爲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

全端全懾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
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共悉衆出攻、

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
及石、雨下、死傷者被地、血流盈壑、復還入城、城內食
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雀食、與吳人
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
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將兵
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爲用、鴛虎單走
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欽之
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

恭奉

叛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
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
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
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
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不
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
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
恨、其得人心如此、

胡奮

誕胡卒

于詮

于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
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

三國志

魏書二十八

五

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陣而死

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為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及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

于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

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覲宗仲思吳平還晉覲子恢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犬將軍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所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爲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

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
傳子曰宋建推牛禱塞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
天斬于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
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
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眾悅服江東
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
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
牛致葬舊墓

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
將軍于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矣

諛筆

各有所尚而不能兼併也故窮武之雄斃于不仁
存義之國喪于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
靡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表王
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龍鴛葬欽忘疇昔
之際不答誕眾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
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
下其孰能當之哉表王基語在基傳鴛一名倣晉
諸公贊曰倣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
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
之託以他事免倣官東安公孫諸葛誕外孫欲殺

三國志

魏書二十八

三

鄧艾

因誅楊駿誣傲謀逆遂夷三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各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為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為掾

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

邊

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使請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

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于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

開漕渠
積淮穀

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
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
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
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
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
年食也以此乘兵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施
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
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
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
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

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
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
維軍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
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
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
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
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
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
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
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出

三國志

魏書二十八

三

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且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

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

臣失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十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

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母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
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
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
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
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
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
于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
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
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
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

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
幾于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
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騎兵新器械未
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
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
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孰麥千頃爲之縣餌
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填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
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
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
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

鄧忠

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
馘首十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為
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
子忠為亭侯二年拒姜維于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
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于侯
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
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
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
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
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

牽弘
楊欣

諸葛緒

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
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
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
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
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
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
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
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
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
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

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請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綬納降附。

艾以承制艾死自取
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
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
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為京觀用
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
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
英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
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
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
頸歷世遺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

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功論美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爲大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

表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

在於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

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兵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

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焉為之官舍爵其子為公
 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
 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瑾諭艾事
 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御命征行奉指授之策
 元惡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
 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得國命
 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
 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
 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曰

艾所作停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

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
 起之醜復見於今日矣

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
 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瑾遣田續等討艾遇
 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
 徙艾妻子及孫于西域

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
 而捨之及瑾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
 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

艾

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
 何以堪其責乎。權聞之不僂駕而謝。世語曰師
 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
 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
 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曰蹇利西南不
 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
 艱也。往必克。歸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子翰河
 東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
 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子俞

世宗世都清貞貴素辨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
 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
 令遷為監。臣松之按蹇象辭云蹇利西南往得
 利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
 王竟不是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拾功失節實應大
 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于求生遂為
 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
 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
 忠而荷反逆之咎乎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

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
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
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艾爲區
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耨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
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
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
多摧破疆賊先帝知其勇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
受命忘身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
使劉禪君臣面縛又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
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

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
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
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
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
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
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
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
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寬
魂于黃泉收信義于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
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悅者衆矣九年詔

鄧朗

曰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萌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敗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為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報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艾孫朗為丹水令由此遷為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為掾永嘉中朗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

州奉

惟子顛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

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及征子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權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權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賦平泰曰誠有

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士，生
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歷充豫州刺史，所在有籌
算績效。

鍾會字士李，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

張文

會爲其母傅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
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
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
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
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

德也。及姪媛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
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荅曰：嫡
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誠假如公信，我衆
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
由。彼發，顧不快耶？遂稱病，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
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及謂毒之，成侯曰：
得男藥，佳事，聞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
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門，夫人何能不言？夫
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
思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

三國志 魏書二十八
之按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
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
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人示太后以為言文帝詔
繇復之繇志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縶帝乃止
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
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
而博學精練各理以夜續書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
為祕書郎遷尚中書侍郎

虞松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
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

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
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
松曰鍾會向亦欲啟之會公見問不敢襲其能王
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
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
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
也松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
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
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
郎遂至太宰松子濬字顯弘晉廷尉臣松之以

三國志

魏書二十八

臣

為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
 景王為相何容不悉而方于定虞松表然後乃蒙
 接引乎或有之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大用
 雖聖人其猶病諸而况景王哉
 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內侯母立儉作亂大將軍
 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為
 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謀帷
 幄時中詔勅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
 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
 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

文王為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
 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寧在家
 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
 改

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
 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
 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
 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
 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誦會日學獵則
 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八

母訓善矣
會至教友
板君能不
婉母

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讀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識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也。至要繁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統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宗富貴

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二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謀，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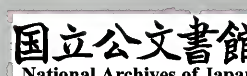
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倚。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荅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天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紵。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時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賻贈。喪事無巨細。

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于古制禮也。

及誕。及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嗣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携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

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精敵制勝有謀謀之勲而推寵固讓辭指欵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

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為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



句愷
李輔
胡烈

含宗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劔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于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

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在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大帥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存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問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與兵朔野困躋冀徐之郊制命維

三國志
魏書二十八
四

三國志 卷之八
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
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
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
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
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
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
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
禽於秦公孫述授首于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
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于無形智者窺禍于未萌
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于漢豈晏

安醜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
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
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
讐賊還爲戎首咨因逼禽獲欽二子遷降皆將軍封
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况巴蜀賢
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
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
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
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
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

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道姜維到陰平簡選
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僮道詣絲竹趣成都與
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
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劔閣西
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
登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劔閣會欲專軍勢密白
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

按百官各緒入晉為太常崇禮衛尉子冲廷尉
荀綽兖州記曰沛子詮字德林攻字仁林並知名
顯達詮兖州刺史攻侍中御史中丞

夏侯威
爰彰
可安
王買

進攻劔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竹大
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眾東入于巴會乃
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
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郫縣
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
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
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威護軍胡烈等經從劔閣出新
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
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為
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此

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聞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且仁育群生義征不諛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不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

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于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

世語曰夏侯霸奔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後士有曰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旣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

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
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
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亦曰可夏
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緘制衆城罔羅
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
降誅輒以萬計全勝獨克存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
清晏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三人
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
艾有反狀

世語曰會善於人書於劾閣險要文章表白事皆易

其言令辭指悼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辛
以疑之也

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勅會
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
諭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懼惟艾艾
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
不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
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
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
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

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及聞但取鄧艾相聞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太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宮為太后發喪于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

丘建

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官門皆閉嚴兵圍宋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結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梃梃與梃同數千鈔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帽苦洽拜為散將以次梃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見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披白外有柯柯聲似失

三國志

魏書二十八

五

征用悅心

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眾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

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之孫也遵安足人_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為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

奮為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岐字玄疑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鵠鳴時年十八既殺奮救_及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興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

初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才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迥_{勅連}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

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廷
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
宣之忠册存趙氏之後以會邑之異而絕繇毓之類
吾有愍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殺及豈
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啟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
可專任故寮峻等云

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
必不以及宗矣

邵悌

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
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

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作患使
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
可伐夫人心豫快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疆使之
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
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耶凡敗軍
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
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
各自思歸不虜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
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
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

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而更云可不須行乎
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
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
疑鍾會不我荅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
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
已死咸如所策

何雄

王經

按咸熙元年言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漢晉
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
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于東而我不問今
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

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
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
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
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于時殿下雖
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
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
可謂勇于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
義動明王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孑孓生也况
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
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

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也。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于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賞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汪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

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吾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謚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開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



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當屈
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遊
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
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入故時爲士君
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
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
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
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
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
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

失之多矣弼注易賴川人苟融難弼大衍義弼答
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
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
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
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
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
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
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
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
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苟融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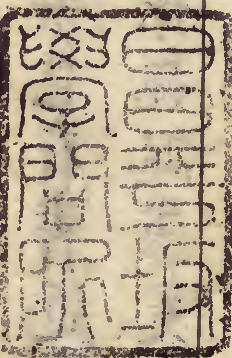
黎奮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
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
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
高識所惜如此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
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
況弼以賦會之辨而欲籠統玄前者乎故其叙浮
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間至于六爻變
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
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博物記曰
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

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
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五
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
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
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
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
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
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
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聞于防患咎敗旋至豈遠

三國志魏書二十八
知乎諱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
也

史記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時越北
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
也越之不_下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_目目見毫光
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_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之
過是目論也



三國志魏書二十八

文化書局

